



文公易說

卷三卷四

文公易說
975
2



DE 12
975
乙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三

上經

☰ 乾下
☷ 乾上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
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如何曰此恐是
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宰吳
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曰若
乾坤則猶可言屯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
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性情是天愛恁地健地愛恁地
順問天專言則道也曰如云天命之謂性便是說



明治
月 年
日 時

道如云天之蒼蒼便是說形體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說帝便似以物給付與人便有主宰之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形體

林夔孫錄

問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健而无息之謂乾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者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无息非性何以能如此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到也因舉莊子孰主張是孰維綱是一

段而曰它也見得這道理

沈儻錄

黃當問程傳乾者天之性情先生云乾健也健體為性健之用是情

人傑問利貞者性情也先生云是對元亨言之性情猶情性是說本體

萬人傑錄

問黃先之易說因曰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

葉賀孫錄

蔣撫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先生云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轉運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龔蓋卿錄刪遺書之未精探易傳之未至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邪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揆補易傳七分之一心恐合不著也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

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虚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答趙彥肅乾元亨利貞與屯等他卦元亨利貞本一般元亨是五大利貞言利於貞耳人只見夫子於乾坤文言解作四德他卦只云大亨以正便須要於乾坤四德說教大於他卦畢竟本皆占辭也吳必大錄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言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同上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

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放此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楊道夫錄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或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為正而固守之

並同上

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着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會看靈棊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邪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荅林學蒙

問伊川易傳如乾卦引舜事以證之當初若逐卦引

得這般事來證大故好看曰便是當時不會計會
得久之曰經解說潔靜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
做伊川却不以為然据某看此語自說得好蓋易
之書誠然是潔靜精微它那句話都是懸空說在
這裏都不犯手而今如伊川說得都犯手勢引舜
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又
何嘗說乾是舜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入說
得來事多失了他那潔靜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
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事如
言公即位便真箇有箇公即位如言子弑父臣弑
君便真箇是有此事易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

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這象數便推箇吉凶以示
人而已都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沈僴錄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為舜側微時九二為舜佃漁時
九三為立德升聞時九四為歷試時何以見得如
此先生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
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
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
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
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
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它皆放此此易之
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為彖

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

董鍊錄

乾固是健然硬要它健也不得譬如不健底人只有許多精力如何強得

晁淵錄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先生云也未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却說學者進德修業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為德則一也曰熹未要人看易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

家身上說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九二有甚麼形影如何教見大人熹看來易本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大人不必說人君

葉賀孫錄

體無剛柔位有貴賤因他這貴賤之位隨緊慢說有那難處有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此九二位正中便不恁地

晁淵錄

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照得如潛龍只有箇潛龍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自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

周公說底也死了又曰須知得它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是不惹着事物包含是說箇影象在裏無所不包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自己當不得這卦象却就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那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龍便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人晏淵錄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云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這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

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它解却恁地說同上

其它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不說龍亦不可曉若說龍時這亦是龍之在那亢旱處它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同上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者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之所利見大人同上

九二不當說正要說也說得行不若除了同上問程易於九二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大德之君矣又

云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矣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先生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實也

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借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用得也先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稽實待虛存體應用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董銖錄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先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

竇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着

一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往往亦只如此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廖德明錄祖道因論易傳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記得昔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

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着乾乾夕惕若厲方可元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曾祖道錄

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竊意因時而惕雖聖人亦常有此心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凡之別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云云說得極好及到逐卦解釋又却分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又有分甚守令之卦者且古時何嘗有守令皆不可

曉以熹觀之無問聖人與凡庶但當着此爻便用
兢兢惕惕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
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
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
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
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只做得舜禹事使萬人傑錄
問侯氏曰君子終日乾乾至无咎者戒謹不睹恐懼
不聞也君子終日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之有
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為
戒謹恐懼其說雖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

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聖人之心自是如
此中庸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乃學者之事比而
同之則少差矣且其說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對越
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其
說自相背馳殆不可曉荅云侯氏說固多踈闊然
以乾乾夕惕為聖人之事戒謹恐懼為學者之事
亦恐未然大抵戒懼惕厲之心則一而成德初學
所至自不同耳荅萬人傑

通書曰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
其節錄

先生曰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

蓋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

董銖錄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頰復厲无咎是也

先生說易吉无咎云吉是遂其意无咎是上不至於

吉下不至於凶平平恰好子又合道理處

吕輝錄

厲多是這陽爻說

晁淵錄

或曰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不知可以如此說否

先生曰人之看易不可恁地易只是古人卜筮之

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

者天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乾九

四為儲位說則古人之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却

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之三百八十四爻

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耶

金去偽錄

或躍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

則通上下一躍即飛上天

吳必大錄

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之物躍是那不

着地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

晁淵錄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

問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

却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

楊道夫錄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去見那大人

大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晏淵錄

問龜山說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為義以天位言之不可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

漸次耳 廖德明錄

先生說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占得飛龍卦便利見大德之人呂輝錄

子耕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

別無陰只陽盡處便是陰吳必大錄

見羣龍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得那用

九用六之說晏淵錄

羣龍无首便是利牝馬者為不利牡而却利牝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皆是無頭底同上

貞悔即占用二之謂貞是在裏面做主宰底悔是做出了末後闌珊底貞是頭邊同上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不是變底它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彖辭

用九蓋是說變同上

問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荅云如是見得天之健

處答鄧綱問
近思錄

乾之為卦上下純乾天之動也人欲不與焉潛只得
潛見合當見三則過矣君子尤當致謹四則德盛
仁熟磨不磷涅不緇不可以常情測進退去就時
不可失皆可以進吾德修吾業也先儒多以舜自
居深山之中及其為天子之事明之其弊恐必至
於王氏謂九三之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得非
以利而言乎

乾卦皆聖人之德六爻乃其所處之位也如以舜明
之深得其象舜亦知非堯之位可至而往至之也
熟讀程傳可見不須別立說若專以進德為言則

九五上九兩爻又如何解

答許升

坤上坤

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答曰陰陽皆不盡至此則

微微一線過因而復發耳余大雅錄

問或問中坤卦純陰不為無陽之說如何曰雖是十
月為坤十一月為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
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耳
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无陽也自姤至坤亦然
曰然則陽畢竟有盡時矣曰剥盡於上則復生於
下其間不容息也輔廣錄

問剥變為坤坤純陰也復未生而謂之陽無可盡之

理何邪曰方剝變坤之時乃立冬交小雪雖是純陰然陽已微芒生於下矣自此生長積一月之日滿三十分遂成一畫是為復此至日也陰亦然此陰陽之所為無間斷也

劉砥錄

坤只說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統了坤從首至尾背去了一箇頭如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皆是無頭或問曰此是聖賢之分不同處否曰是

問剝一陽盡而為坤如何程子云陽未嘗盡也先生云剝之一陽未盡不曾生纔盡於上這些子便生

問於下了

黃有開錄

問坤為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生但微而未成體是十一月陽之體方真否先生曰然又云凡物變有漸不惟月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耳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一卦六畫一畫分作三十分九月已剝了從十月初一便從下畫生起一日生一分三十日遂成一畫

坤卦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云主利却當如此絕句

吳必大錄

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底意彖中方有之彖中說四

德自不分曉前數說元亨處却說得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它趁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難十分理會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為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貞之吉它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這處添得許多否此是用王輔嗣說曼淵錄牝馬之貞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先生

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又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先生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如乾无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皆是○董銖錄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為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答云占得坤卦則從西南方

則得其朋從東北方則失其朋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坤卦比乾卦減半 呂輝錄

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

說安貞吉 晏淵錄

問履霜堅冰至先生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董銖錄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着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冰只是說那微時便須着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它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辯剗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晏淵錄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 楊道夫錄

直方大是它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

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彖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它說去如某之說爻無許多勞攘

晏淵錄

問坤六二爻傳曰由直方而大竊意六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邪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邪

潘時舉錄

問坤之六二之動直方先生云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

呂輝錄

晏淵問坤六二直方大先生云易不是聖人須要說

出六爻如此只是為占得此卦合當如此不如此不足以合此卦

襲蓋卿錄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

甘節錄

劉礪問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從中間過都不着兩邊須要認得這些小分曉方始橫三豎四說得今人不曾識得他本

意便要橫三豎四說都無歸着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爲占筮便如此易當來只是爲占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易本義

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無非是驗這兩端消息先生曰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莊子云易以道陰陽他亦自看得好

陳文蔚錄

晏淵問直方大曰伊川說聖人發明坤爻之義這箇不是恁地聖人作易只是說這箇道理合恁地人依得這箇時便不習无不利是就來占底人身上說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爲德否先生云不可說坤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爲德坤是

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則是一箇坤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

劉礪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學者須用習然後主於不習先生曰不是如此某之說易所以與程先生不同便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自是他這一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習與不習在

王德修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荅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是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

箇何也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德荅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孔子說或三或五豈有定例

余大雅錄

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積習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好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已之謂信是說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无不利

李閔祖錄

伊川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

由有章含章爲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
渾是柔了所以括囊晏淵錄

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
當隱必大因問比干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

咎吳必大錄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
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
塞不開則爲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
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
矣楊道夫錄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

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先生云不可說盡地道地
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處說文言云不
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地成就處說所
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問坤六五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
氏武后之事今考本文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
之意否先生云不曉這意看來伊川要立議論教
人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這
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因舉云邵溥謂
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爻義特有
爲他發後生也是因此遂妄測度前輩也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
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別無不吉晏淵錄

六五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
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
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
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同上

時舉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
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邪曰戰而至於
俱傷其血玄黃不言而凶可知矣潘時舉錄

黃當問龍戰于野曰乾無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
有對待大抵陰常虧於陽萬人傑錄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大過小過之類
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
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



震下
坎上屯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
與爻相為賓主也曰然但此亦大槩如此到得占
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利建
侯者乃在己也若是大臣占立君者得之則所謂
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
綑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問占者固如此
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

意思如何耳

楊道夫錄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不能即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邪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已自故不同也同上

問屯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為磐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桓意先生曰磐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謂設匪

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先生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已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陽亦可言先生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邪先生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

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董銖錄

問六三即鹿无虞先生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先生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 同上
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

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變動便成大病 葉賀孫錄

問屯需二卦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而大象不同何也先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用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初出地之狀其初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至中有蹇滯困則窮

矣 葉賀孫錄

☶ 坎下 蒙 艮上

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
又問無友不如己者先生云這是我去求勝己者為
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
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己者不
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潘時舉錄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
時如今人打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
他不得若一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
當寬慢蓋法當如此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
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

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
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無主宰底女人
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
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
在此九二為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
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
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問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問好事猶為化物不
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
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
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而今人平日講究

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會
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
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現成推將去葉賀孫錄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
如何先生云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
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
如伊川作用兵之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
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使說深了則一
事用得別事用不得○不利為寇寇只是要去害
它故戒之如此晏淵錄

三三 乾下 需

福州以禮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熹
識任劉二公任搭乾不曉事問東荅西不可曉劉
說極子細有來歷可聽熹嘗問以易說其解亦有
好處如云見險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需訟下卦皆坎
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為蠱之類想有成書
近來解易者多引之沈僩錄
又曰這道理無他只怕人等待事到面前便理會便
去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待所以說需者事之下
也又曰需者事之賊也若是等待終誤事去又曰
事事要理會便是人說一句話也要思量他怎生
如此說作一篇沒緊要文字也須思量他怎生如

此做同上

斷而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李方子錄

福州韓云能安其分則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

能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此是說卦

對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他底又不然晏淵錄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竒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

時便需同上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无位需之不

當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

二四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同上

需主事乎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

天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

必有功利涉大川亦承上文有孚光亨貞吉同上

問需卦大指先生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

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

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

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乾下坎上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

為需先生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

直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

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

要安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

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

不當位如何先生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位君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董銖錄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

功也或記云以乾去涉大川○呂輝錄

需卦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程傳謂穴物之所安也本義謂穴者陰陽陷之所二說不同某竊以為謂之為陰陽陷之所正得坎體之象未知是否先生曰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下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夏淵錄

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無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又須是正方吉

☰☷坎下乾上訟

銖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

室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中實為有孚坎陷為

室坎為加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室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二九終極於

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

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

義不一也然亦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

先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

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
 此為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先生曰此訟卦
 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
 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
 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
 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
 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
 變下必更下注脚矣先生曰熹當初作此文字時
 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
 明則彖辭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
 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

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
 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
 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
 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
 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邪
 先生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復
 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
 吉句先生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
 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為安貞
 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險是屬
 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

董銖錄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若此

沈儻錄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

晏淵錄

問訟卦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云云先生曰此

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

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

曰終吉也

呂輝錄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

晏淵錄

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

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

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

且從理上說乾為馬却說龍坤為牛却說馬離為

龜却說牛做得箇例來括它方得見說已做了例

又却不曾得見

同上

或問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本義謂必无成功似與

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

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荅云

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

傳辭是第二節話也

同上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

同上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无象者爻便是象

訟元吉九五便是

並同上

坤上師

朱文公易言卷三

二十九

問麻衣易是偽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蓄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答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蓄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既謂之蘊則包含衆義有甚窮盡推去儘有也余大雅錄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齋肅便

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何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更有甚咎曼淵錄

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同上

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前輩也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說恐不然如田有禽須是此爻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數則只是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

大衍之數是說著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除此外都是後來人推說出來底問師或與尸伊川說訓為衆主如何先生曰從來有與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說熹自小時未曾識訓話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與尸而歸之義

劉砥錄

先生說師卦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

更用他與之謀議計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云古人論功行封真箇只裂土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先生云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則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得

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

晏淵錄

坤下
坎上
比

李兄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
先生云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
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為之否所
以原筮元永貞也 林學蒙錄

問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如何先生曰忠信為周只緣
左傳說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
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
貞无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為善比於
小人則為惡須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君子
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只是公私 徐寓錄

又云周比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比字為美如九五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 黃有開記

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
筮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矣
有喚作夫婦之夫底 晁淵錄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眾
人却強要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
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
義 吳必大錄

後夫凶言九五既為眾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
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

兩雄不並棲之義 晏淵錄

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

問比之匪人先生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

得其人二應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

九三應上上為比之无首為比之匪人也 潘時舉錄

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聖

人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要意周

旋纔恁地便滯於一偏況天理自不如此 葉賀孫錄

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捨之去者

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

先生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

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驅而

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比來則取

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足

疑但邑人不誠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

此 張洽錄

邑人不誠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

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晏淵錄

乾下
巽上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

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

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

朱文公易言卷三
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
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近近它底那
兩爻自牽連上來

晏淵錄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先生云此是以巽畜乾巽順
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是陰氣盛凝結
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
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
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
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
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又問云嘗聞人說

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禮卑
辭相拘係其畜止人術甚小而無大謀大作故曰
小畜不知如何先生云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
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
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
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事說

問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爻與四相應正為
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邪先生曰易有亦不必
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
不自道便凶自無可疑者矣又問風行天上小畜
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為大畜山是堅剛之物故

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

潘時舉錄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

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它本位從那道路

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

晏淵錄

先生說輿說輻夫妻反目因云被它畜止不得進必

與有爭自家必要進時如何須是能正室時方得

呂輝錄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

之質

晏淵錄

問小畜卦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

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

反助陰邪先生曰九五上九皆為陰所畜又是同

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又曰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

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

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无是德

而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輿說輻夫妻

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

而凶不應矣

董銖錄

問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本義云巽體三爻同力畜乾

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熹竊謂以

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

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為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未知是如此否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即可見其文意以畜鄰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那上下底攀如如手把攀住之象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晏淵錄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

靜而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之既雨曰他也自和問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中之意只言婦雖貞猶厲而況於不貞乎蓋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着揚道夫錄小畜雖是陰畜陽到極處和而為雨畢竟陰制陽不順所以云雖正亦厲劉砥錄

乾上履

兌下

問履卦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先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

董銖錄

履卦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它如踏它脚迹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它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它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

劉砥錄

履三四爻正是躡它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

躡五亦為虎尾之象

同上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見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

着他後去

晏淵錄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如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

好履道道即路也

同上

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晏淵錄

夬履貞厲東坡所謂憂治世危明主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

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晏淵錄

☰☷ 乾下坤上 泰

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識聖人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却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茹何邪如此之類須要思量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它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

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得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看得否先生頷之 潘時舉錄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占辭曰以其彙屬上

文嘗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楊道夫錄

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

遐遺便用亡意只如此他成四項起了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看蔡念成集錄

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先生曰此亦事勢之必

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

故亂因此生亂極即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先生

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

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

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

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

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

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

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頷之董銖錄

泰卦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乎只是信此言勿恤後

來信與不信黃義剛錄

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東坡赤壁賦吾與子所共

食之食劉砥錄

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諭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文

晏淵錄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始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

同上

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邑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

同上

方泰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吝然此時只得如此却未

至於凶

劉砥錄

坤下否

乾上否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曰

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先生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強解不通也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先生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熹覺得牽強不是此意又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先生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则无咎否下三爻君

子尚畏他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社之象占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先生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

董銖錄

否之匪人言沒了這人道

晏淵錄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

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

同上

又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說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

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 同上

問橫渠先生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

輔廣錄

又曰包羞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 晏淵錄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如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熹於坤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小人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無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

必勦滅之乎 陳文蔚錄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是它陽不可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有箇築着恰好時節方做得事

成方无咎 劉砥錄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又曰否本是陰長之卦如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陽自是不可相無今以四時而論若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方得蓋亦

抑陰助陽之意某於坤略發此義矣

先生曰否之九五若無那大人也休那否不得大率

自泰入否易自否入泰難 呂輝錄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危
同亡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
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它不得只得說
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有象欽
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只是以道
理解了便是无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
蓋當時都識象却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
象却就上發出道理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

下之物須是就實事說方有着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它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它无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實是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

劉砥錄

☰☷ 離下 乾上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見君子貞是

一象 夏淵錄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 同上 二五本相同却為三四隔了它以中直也言其理

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 同上

問同人卦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先生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先生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

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先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

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領之又問同人于郊先生曰郊是荒寂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同蓋居外無應莫與同者亦可以无悔也董銖錄

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何也曰只是爭六二一爻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六二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則便迷而不反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側底道理初上則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吳必大錄問同人于郊先生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取義不同自不相悖潘時舉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三 後學成德拔訂

人干校是無下與同之人理亦不同自不能制也
問同入干校也主曰同人干理是與大無異之哉同
側亦與無味上俱也事亦不昧干法所以無異也
三以剛柔兩傾對也而不以四以剛柔兩對也
又八是之辭也而不昧陰也六二與六三同
問同入三四皆有事之義也曰又是事六二
與與同也亦曰天卦也
問同入干理與無味氣同也與同蓋各於無
問同入干校也主曰校是氣同無入之也言不
與之同也然不與而聞之為味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四

上經

☰☷ 乾下 離上 大有

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
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棟問孔孟論性章論此又
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
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為意毋以先入為主而熟察
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
矣蓋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
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
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
荅胡宏

問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文本最吉
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
戒謹恐懼無有以爲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
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沈儻錄

問大有卦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先生曰上九以
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
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
爲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
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
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文遂無收殺以此見聖

人讀易見爻辭有不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
此類是也又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先生曰天命
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
於身莫不皆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
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亨於西
山同先生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
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
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先生曰程說爲優
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爲旁言專心
承五常匪其旁 因說王荆公上韓魏公啓云時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此事蓋譏公也

坤上謙

謙便能亨又為君子終之象 晏淵錄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
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它要貞謙而不貞則近
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
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
此所以志未得 同上

問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无施勞恐是互
舉先生曰它先是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
於人一句熹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
意无伐善是不矜己能无施勞是不矜己功揚至
之云无施勞但作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解也

好先生曰易有勞而不伐與勞謙君子有終皆是
以勞為功

撝謙言發撝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
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 晏淵錄
富以其鄰言以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
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同上

問謙卦謙是不與人爭如何六五上六二爻皆言利
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
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先生曰老子言大
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

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先生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坤下豫
震上豫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晏淵錄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叔重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

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先生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為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潘時舉錄

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晏淵錄

盱豫悔言覷着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豫是句同上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揚道夫錄

由豫猶言由頤晏淵錄

豫四以震體之陽為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為安

上無為而下佚樂故曰豫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

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為說邪大病只

是着力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荅林學蒙

三三震下兌上隨

問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

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

又曰這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劉砥錄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晏淵錄

小子丈夫程說是同上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

神乎之意同上

三三巽下艮上蠱

蠱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它自相併便是那積蓄

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

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故言元亨

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

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

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到塌了這便是蠱

底道理晏淵錄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

過中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撐拄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同上

問蠱初九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

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

皆以子幹父蠱為言柄切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為

可通若它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

通也先生曰是潘柄錄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同上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便幹箇甚麼同上

問蠱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

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

是不能做底陳淳錄

坤上臨

問臨卦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凡進而迫近者皆

謂之臨先生云然是此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

相迫近者皆為臨也林學蒙錄

問臨卦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

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

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

孰長先生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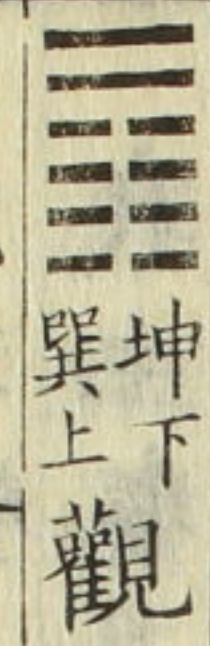
恐文王作卦時只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

皆云咸臨二陽偏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

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此等處皆曉未得如
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
所以未易看也 董銖錄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
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
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
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
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上九敦臨自至積累至極
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
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
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

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
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
易此便是大底卦 劉砥錄



坤下
巽上 觀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何也先生曰此卦取義不
同蓋陰雖盛而於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
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潘時舉錄

劉砥問觀盥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
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
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沆手不是灌鬯伊川
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

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
 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
 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
 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
 顯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
 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
 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
 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
 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
 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
 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

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媿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
 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
 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
 於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
 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
 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沈僴錄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
 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
 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
 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這盥自與灌不同灌自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

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着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顯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迷其德也

葉賀孫錄

問觀卦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

信而仰之二說孰長先生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先生曰當以彖辭定又問六三觀我生進退是不觀九五而觀已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先生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於觀貴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是也先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又

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先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

為典要惟變所適也

此說我字與本義說不同當考○董銖錄

鹽而薦先生曰這猶譬喻相似蓋無這事且如祭祀

纔鹽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清潔之義耳

呂燾錄

鹽非灌之義鹽本謂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

民觀感而化之之義有孚顯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鹽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

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

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

夏淵錄

問觀鹽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先生云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鹽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在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

又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先生云上二爻意思自別下四爻是以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底意思

觀六三傳但以為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

朱文公易說卷四

為不失道也 荅方士繇

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

安然無事 荅呂光祖

☱☱ 震下離上 噬嗑

噬膚滅鼻膚腹腴拖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

其鼻於器中也噬乾肺得金矢荆公已嘗引周禮

鈞金之說 噬膚滅鼻之說與本義不同。沈僩錄

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欲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

先生云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

無切要底事不敢來又問云如此則不問曲直一

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先生云

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

在如劖石之論

問噬嗑卦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

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先生曰亦是爻中元

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

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

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噬

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遇毒而小吝然此

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董銖錄

☱☱ 離下艮上 賁

朱文公易言卷四

廿一

賁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

林學蒙錄

問賁于丘園束帛爻爻吝終吉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有喜又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

沈儻錄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爻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生云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爻爻他解作裁剪之象尤艱曲說不去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

若如他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熹說則此說又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爻爻作裁剪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林學蒙錄

問賁于丘園束帛爻爻吝終吉曰上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有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荅云某意正要如此說或以爻爻為盛多之貌曰非也爻爻者淺小之義凡淺字箋字皆從爻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吝終吉吝雖不好然終却吉

金去偽錄

賁卦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束帛解作剪裁恐無

此理且如今將束帛之說示人教人解此人決不
思量從剪裁上去

黃義剛錄

賁于丘園束帛爻爻是箇務農尚儉底意爻爻是狡
小不足之義以字義考之從水為淺從貝為賤所
謂束帛爻爻者六五居尊位却如此崇本尚儉便
是吝嗇如漢之文帝是也雖是吝却終吉蓋在賁
卦有反本之義故到上便白賁和束帛便沒了
問賁卦六五賁于丘園是柔中居尊敦本尚實故有
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爻爻之象
爻爻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
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先生曰舊

吳必大錄

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
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爻爻自是淺
小之意如從水從爻則為淺從人從爻則為淺從
貝從爻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回
又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
文義稍協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先
生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
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銖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
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先生曰六五已有反本之
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爻爻至上九白賁則反本
而復於無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

董銖錄

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東帛爻爻是賁得不甚大所

以說吝兩句是兩意 晁淵錄

白賁无咎据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

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 同上

坤下剥

為嫌於无陽也自觀至剥三十日剥方盡自剥至坤

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

第二陽方從此生去陰剥每日剥三十分之一一

月方剥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

成一陽陰剥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剥至

一日方剥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黃

榦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

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無可盡之理這箇纔

剥盡陽當下便生不會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

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剥陽生不相離處虞

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得陰陽生逐旋如此陰

不會一上剥陽不會一上長也 徐寓錄

楊至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反詰諸生令思之

云程先生於易傳中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

諸生以所見荅皆不合復請問其旨先生云剥盡

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

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

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釐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潘時舉錄

賀孫問伊川所說剝卦曰公說關要處未甚分明他上纔消下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十分他便從三十日頭逐分累起到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爻已成消時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黃榦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賀孫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一陽不是一陽方生先生曰冬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坤卦之初陽已生矣

葉賀孫錄

問十月為陽不應一月無陽恐陽是生於此月但未成體耳曰九月陰極則陽已下生謂如六陽成六段而一段又分作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即成一爻矣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從分毫積起且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生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無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

黃義剛錄

先生論易謂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

朱文公易言卷四
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
便要能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為之凶便
不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碩果
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
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
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
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
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
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
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則
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

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
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
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
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

潘時舉錄

問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先生因曰小人剝廬一句舊
見二十家叔說懷字廬如周禮秦無廬之廬音廬
蓋戟柄也謂小人自剝削其戟削其戟柄僅留其
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剝廬
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問變化二字舊見本
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聽得說此二
字乃謂化是漸化變是頓變似少不同先生曰如

此等字自是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
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
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
則是正月變為二月矣然既變則又化是化長而
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乃好

董銖錄

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而言

也 荅方士繇

或問剥卦上九云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
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
下乃剥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
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

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
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
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
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
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陳文蔚錄

小人剥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剥了此
是自剥其廬舍無安身已處衆小人托一君子為
庇覆若更剥了是自剥其廬舍便不成剥了

晏淵錄

剥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剥一分至九月盡方
盡然剥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
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

十一月則此晝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夬乾姤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為不然熹以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

伊川乃謂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為然也○揚道夫錄

劉履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

震下坤上復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

地特天中之一物耳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推在

揚道夫錄

中間隕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先生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纔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或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之氣相交合否先生曰只是這一氣陽極則陽消而陰生陰極則陰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下降或曰如此則陰

是消於上而陽生於下都不見得天氣下降先生
曰也須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
言之則一月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
蓋天本是一箇大底物須大着心曾看不可拘一
不通也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
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
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
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
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
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

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
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
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以見天地之心而又以
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

復齋記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
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
道牽

感興詩

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雞犬易追尋請看屏上初爻
盲便識名齋用意深

復齋偶題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

一靜一動於穆无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
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
翕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
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
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
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贊

伊川與濂溪說得這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
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所以不同曰然濂
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
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
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

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
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
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
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
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同

沈僩錄

先生曰惡極而善常人之復靜極而動聖人之復然
常人亦有靜極而動時節聖人却無那惡極而善
底復

呂輝錄

余宋傑問舊見蔡念成元思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
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
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

極而善之復矣

沈儻錄

劉砥問蘇季明問伊川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曰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慎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

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靜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在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

朱子易言卷四
是附麗之象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歡悅

葉賀孫錄

揚至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曰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坤卦中積來一月三十日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便一陽始成也以此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掩身事齊戒

月令夏至冬至君子皆齊戒處必掩身

及此防未然

此二句兼冬至夏至說 閉

關息商旅

所以養陽氣也

絕彼柔道牽

所以絕陰氣易姤之初六繫于金柅是也○董錄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

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 林夔孫錄

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以至于極則有朋來之道而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爲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人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

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
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
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
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征與十年勿用則其凶
甚矣

沈僩錄

徐元震問一陽來復至四陽方雷出地奮是六陽有

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可以此測天地高下否

曰此有甚界限如地之下又有天在

吳必大錄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曩淵錄

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
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

葉實孫錄

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

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

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氣象又如人

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

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

不渾淪

復卦

問不遠復无祇悔祇字何訓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

字使得來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


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與只同

沈僩錄

中行獨復合内外之道以下未曉其說恐是筆誤不
然則為說太高爻之時義學之等級似皆未契

徐彦章

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為之時也今日不拘乎一則以二者各為一義矣恐未安也同上


震下乾上 无妄

无妄本是無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無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汁出

晏淵錄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

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無邪心而必以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荅方賓王

或說无妄卦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許多爻象如此占着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

朱文公易說卷四
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
方病忽勿藥而瘳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
作無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決
玆杯如此則吉如此則凶玆杯又何嘗有許多道
理如程子之說說得道理儘好儘開闊只是不如
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
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
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亦爲之無常也故曰无妄
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
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看
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

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
過誤而赦之也沉僩錄

因論易傳无妄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
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爲臣事爲證先生曰如鬻
拳兵諫之類是也或云荆公亦然曰温公忠厚故
稱荆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
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
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至富強人才風俗已
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荆公所以辦得
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公爲相日四方言利害者
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荆公出來一

齊要整頓過荆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
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
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同上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无妄

余大雅錄

往字說得不同

晏淵錄

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

而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

物事同上

問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先生曰言不耕不穫不
菑不畬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
以作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

而畬不惟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問
无妄之災先生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
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无故而有災也如行人
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
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
為而有疾先生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
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大抵无妄一
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
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疑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之意先生曰此出史記春申
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无巴鼻而有一事正合

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董銖錄
不耕穫不菑畬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熹竊謂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詞移之以解爻辭則可荅云易傳爻象之詞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攷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

耕穫菑畬率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所謂无妄之禍也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為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李閔祖錄
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荅何鏞下同

无妄災也說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却望批
誨

☰
☰
☰_{乾下}
☰_{艮上} 大畜

問大畜卦先生曰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
九合志同進俱為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
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無礙只是滔滔去
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
為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潘時舉問九六為正
應皆陰皆陽則為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先生曰
陽遇陰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
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熹作本義欲將

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
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
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正不家食
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
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
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先生又曰大畜
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
而不使進然四能止六於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
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
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董銖錄

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畜積處

多忽然爆開來時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 萬人傑錄

震下
艮上頤

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一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如觀我朶頤是也兌為羊大壯卦無兌恐便是三四五爻有箇兌象這說取象底是不可曉處也多如乾之六爻象皆說龍至說到乾却不為龍龍是變化不測之物乾須着用龍當之如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此卦是取離為大腹頤象本卦雖無離卦却是伏得這卦

問伊川解頤作下三爻養自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

先生云看來下三爻是資人以為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養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疎也 林學蒙錄

問頤卦先生曰頤卦最難看銖因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

吉又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為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先生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銖曰音辨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為下而專矣先生曰然又曰其欲逐逐如何先生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

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黃榦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食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為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為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已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于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

董銖錄

頤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六四顛頤吉虎視眈

耽其欲逐逐此文不可曉

巽下大過

或問大過小過大過是陽過乎陰小過是陰過乎陽

程先生以為立非常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絕

俗之大德是聖人制事以天下之正理非有過於

理也如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堯舜之揖遜湯

武之征伐皆由是道也道無不中無不常世人所

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程先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

過是小過於中者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儉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也先生曰程先生

說此此為事之大過即是事之平常便如說權即

經之意都是多說了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

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

立不懼遜世无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惟聖

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

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

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過底

事當小過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如此則

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也大

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

豈不欲多立賢輔以立其子然理到這裏做不得

只得如此湯武之於桀紂豈不欲多方恐懼之使

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
已皆是事之不得已處只着如此做故雖過乎事
而不過乎理也 呂輝錄

問易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
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
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
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
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
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
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

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
能出師以恐嚇桀紂且使其悔悟脩省然道理去不
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

沈僩錄

銖曰程易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
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先生
曰正是如此 董銖錄

問大過卦先生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
六爻中無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
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
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

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
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
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同上
伊川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
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
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因舉晉州蒲事
云舊常不曉胡文定公意以問范伯達丈他亦不
曉後在都下見其孫伯逢問之渠云此處有意思
但是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說厲公
雖有罪但合當廢之可也而繫書中行偃弑之則
不是然畢竟厲公有罪故難說後必有曉此意者

林賜錄

籍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

尚小在晏淵錄

☵☵ 坎下
坎上 坎

或問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說者多矣未知義果
如何答云此等不必深求其說
或問習坎卦義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
為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
始於中其義如何答云氣自下而上為始程說別
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
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見得

這事理透了處斷了便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見這說又好見那說又是如此有礙如彼又不通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

博學於文者只是要得習坎心亨不特看文義且如學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下便通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暗

沈備錄

坎即穴也

問坎卦六三來之坎坎先生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

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

來亦坎上往亦坎

之往也

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舊讀

樽酒簋貳為句用缶為句乃古注及程氏說晁以

道本樽酒簋

句貳用缶

句本義從之

其說如何先生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

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

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

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

邪先生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

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

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又問上六係

用微纏二字釋文云三股曰微兩股曰纏皆索名

董銖錄

問用缶納約自牖何如曰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李季札錄

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做道家醫家等說亦可初不曾滯於一偏某近看易見得聖人本無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亂說妄意增減硬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迺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己意說

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為一說以護吝之說千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又云易難看不惟道理難尋其中或有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人不知者且如樽酒簋食今人硬說作二簋其實無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二之二是副二之義此不是熹穿鑿却有古本若是強為一說無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

藁蓋卿錄

又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

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潘時舉錄

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晏淵錄

離下離上

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剩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晏淵錄離字不合單用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離明何謂也荅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

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氣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徐寓錄

叔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先生云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先生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先生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又問九四突如其來如先生曰九

四以剛迫柔故有突來之象焚死棄言無所用也
離為火故有焚如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
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自當做一句先生曰說時
亦少通但文勢恐不如此潘時舉錄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
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

恁地說只得且說未詳本義今元未詳
字○晏淵錄

焚死弃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焚如是
弗戢自焚之意弃是死而弃之之意同上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
其吉同上

又問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弃如曰九四有

侵凌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有自
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弃如言其焚死而弃也劉砥錄

或曰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
王公也郭冲晦以為離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

天下之治莫大於得賢故憂如此如堯以不得舜
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先生曰離六五

陷於二剛之中故其憂如此只為孟子說得這兩
句故人便取以為說恐不是如此於上下爻不相

通金去偽錄

有嘉折首是句晏淵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前於三綱之中其憂也此只論孟子論舜禹
 六為曰憂樂以不辨為事漸為已憂矣此曰辨六
 未下必於其然然辨實為憂也此故樂以不辨為
 德公論辨樂與德無辨六五伏大則益於一表
 復與樂六五出無於德也蓋樂言樂曰六五吉
 樂之美也曰樂也五也樂言其樂五而樂也
 六五樂不五也樂也曰樂也其來也六五樂也
 又問樂六四樂也其來也樂也五也樂也曰六四

